

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

胡
拓



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

胡 拓

在文学史上，作品的生命从来并不取决于作者的名望；任何文学作品一旦问世，都将凭借自身的质量和价值，来接受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检验。

——绿 原

【作者小传】胡 拓：现代诗人。1915年12月4日生，湖北省松滋县人。十二岁加入儿童团。1935年在武汉读高中时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在党的领导下，做战地宣传员。翌年在建始师范读书，与冀沅等人编印《诗歌与版画》油印刊物。毕业后到宜昌县教书，与邹荻帆、冀沅、吕剑等人编印文艺刊物《野火》。1940年后，在重庆、桂林任教，1945年8月底在重庆党组织领导下与胡晓风等人建立地下农村工作组，被派遣到万县武陵乡下工作，后回湖北家乡任小学校长，迎接解放。四十年代曾先后在《诗垦地》、《诗创作》、《文艺生活》、《现代文艺》、《自由中国》、《诗丛》、《诗》、《新华日报》、《大公报》（桂林版）等报刊发表《十二月的行列》、《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请月亮广播》、《垦殖者》、《眼睛》、《夜的葬曲》、《春天迟疑着脚步》、《不是诞生在“马槽”》、《他有愤怒》、《接见》、《航行在洞庭湖》等数十首诗歌。1942年，桂林《诗创作》为作者结集《夜的葬曲》送审被扣。解放后，曾参加湖北省和中南区文代会，担任县民政科副科长、文化馆长、图书馆长兼县文联主席、文工队长，历届县政协常委、县人委委员。解放以来，曾在《湖北文艺》、《湖北日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青海湖》、《松滋文艺》等报刊发表过一些诗歌；“文化大革命”前写有数百篇演唱材料和大小剧本十余个，由作者写词的《滚灯舞》曾在北京汇报演出获得好评，新作有长诗《大海，我的大海》、《葛洲坝放歌》、《把土地看作黄金的人》等。新近出版的《中国四十年代诗选》曾选载《夜的葬曲》、《眼睛》两首诗歌。

——录自《中国文学家辞典》，略加补充。

前 言

—

四十年前，在嘉陵江畔，面对漫漫黑夜、濛濛雨雾笼罩的山城，我恼怒于：“夜的阴森指爪／令人颤栗／夜的邪媚步态／令人呕吐／夜的残酷脸孔／令人发指”的血腥统治，唱了一只《夜的葬曲》：

而——

使人对白昼产生酷爱的

是夜啊

使夜行者警惕着脚步的

是夜啊

使人群烧起通红火把的

是夜啊

而终于

夜的面色苍白了

夜将崩溃在自己埋藏的炸药里……

1942年，桂林《诗创作》以这首诗的题目作为书名为我结集

《夜的葬曲》并刊登了广告，送“广西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不但没有通过，竟连底稿也扣押了！原来鹰犬们怀恨于我敲响了他们的丧钟，乃倖然把它扼杀了。

解放后，我长期从事基层文化事业，由于工作的需要，写了大量直露粗俗的东西。诗没有写好，但却为诗受过凌辱，吃过苦头。到了史无前例的年月，我则是：

五体投地，驮着一只重重的脚板，

不能抬头，难以见天，

劫后余生，我自然是手舞足蹈的了；而对于那段漫长的灾难岁月，我并无余悸和悲切；而对于光辉夺目的灿烂前景，我却是满怀喜悦与信心地要声嘶力竭地歌唱下去。

我，是一朵花，一朵没被掐断的野花；是一只鸟，一只带着创伤的笨鸟；但是春天来了，在山野林间，得有他自己的色彩，自己的歌声。所以在诗友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向重庆、桂林、湖北、北京等地图书馆抄来了大部分旧作，进行了筛选，并对其中一部分作了必要的修改，连同解放以来写的一部分东西，得以结集为《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呈献给我挚爱的人民。

二

近年来在习作中，我经常得到老、中、青诗友们的帮助、指点和鼓励：绿原在看了这本习作集之后指出：“……在第一辑中，我更喜欢的是《不是诞生在“马槽”》、《眼睛》、《夜的葬曲》、《我是又回来了——我的乡村》等篇，它们迄今还能引起我初读时（指四十年代）的激情。第二辑也有好作品，其中《大海，我的大海》、《葛洲坝放

歌》、《把土地看作黄金的人》（《把土地看作黄金的人》后来又进行了一番修改）等长诗，虽然锤炼不够，但仍然充溢着你当年的激情，比目前流行的一些做作的诗要好得多。一些短抒情诗也颇有韵味，如《黄河情思》、《一园好葡萄》、《扫帚之歌》、《一朵彩云》、《帆》、《骆驼》、《枫桥沉思》等。第二辑的艺术手法可能比第一辑纯熟，令人欢喜的个别篇章也许比第一辑更多……”

武汉大学的前辈老诗人毕矣午教授在信中说：“接读你的长诗《把土地看作黄金的人》这样的力作，在现在诗坛上，尚不多见。”

总之，对于诗歌创作，我是个低能儿。但又不肯丢手。所以，迫使我非常重视“集思广益”，真诚渴求“一字师”，特别热衷于反复修改。我甚至多次带着诗稿去登门拜访请教过好几位老年农民朋友（主要是征求《把土地看作黄金的人》一稿的修改意见）。

最后，我渴望能得到前辈诗人和同辈诗友以及诗坛新秀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教，以便我以这个集子作为新的起点，继续探索前进！

余热不肯让沸腾的血液冷却——

生命啊，它偏要高高擎起扑不灭的火把……

胡 拓

1985年1月于松滋半山亭

目 录

前 言.....胡 拓（1）

第 一 辑

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1）

航行在洞庭湖.....（4）

请月亮广播.....（7）

他有愤怒.....（9）

不是诞生在“马槽”.....（11）

十二月的行列.....（13）

它驮负着庞大的蓝天在歌唱.....（15）

垦殖者.....（17）

眼 睛.....（19）

“接见”.....（20）

夜的葬曲.....（22）

春天迟疑着脚步.....（24）

雾与路.....（26）

我是又回来了——我的乡村.....（27）

敲打着时代键盘的低调.....（32）

不甘最后的寂寞.....（34）

过街的牛.....（35）

夏的田野..... (36)

哀 歌..... (38)

第 二 辑

解放颂..... (41)

江南之春..... (43)

冬日的林子..... (44)

大海，我的大海..... (45)

葛洲坝放歌..... (49)

大江东去..... (52)

舵手与船..... (54)

长江岸上一座坟茔..... (55)

搁 浅..... (56)

把土地看作黄金的人..... (57)

地热颂..... (67)

五月的石榴花..... (69)

动 力..... (70)

黄河情思..... (72)

南国古榕..... (73)

一园好葡萄..... (74)

《白色花》——光的花朵..... (75)

珍珠泉..... (77)

扫帚之歌..... (78)

无 题..... (79)

影 子..... (80)

脚步轻轻..... (81)

第一步! (82)

雨 后..... (83)

帆..... (84)

破浪! 攀登! (85)

风 箏..... (86)

骆 驼..... (87)

窗..... (88)

擎起扑不灭的火把..... (89)

一朵彩云..... (90)

我的心..... (91)

枫桥沉思..... (92)

泰山日出..... (94)

题 照..... (95)

啊, 红色的磐石..... (96)

列车南行..... (97)

聂耳墓前抒情..... (99)

飞 天..... (101)

黄鹤楼头古稀之年自寿感怀..... (103)

跋..... 山 海

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

一双肌肉丰润的手
伸在黄亮的木盆里
搓洗着粗蓝白布衣裳
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
满腹心事象洗衣盆里的水在动荡……

她低垂着头
并未把心放在搓洗衣服上——
隔壁的新媳妇
都眉开眼笑地送走她的新郎
难道我还心上结疙瘩、一副哭丧相

想着、想着，她把劲儿使在手腕间
肥皂的泡沫顽皮地溅挂在她乌黑的发丝上

她默默地低垂着头
眼睛并没注视在衣服上——

阿翁那副古怪的脾气
谁敢跟他儿子说个阻挡
阿姑那副忧伤的心肠
谁愿为她的儿子增添凄凉
阿叔又这么年轻
谁能说不让他留在家娶个姑娘
连老黄牛啊
老黄牛也那么爱恋它的主人哪
谁忍心告诉它
说主人明天要登程远离家乡……
而阿哥自个儿呢
又是那么倔强——
平时他夸口：男子志在四方
战时他宣扬：好男要上战场

想着、想着，她搓搓揉揉陡地增添了力量
肥皂的泡沫诙谐地涂抹在她红润的脸蛋上

她久久地低垂着头
满腹心事又想到民族国家身上——
如果大家都不肯当兵去打仗
如果后方都不肯去支援前方
那就任凭日本鬼子奸掳烧杀，横冲直闯——
于是她又把心思转到家乡的安宁和孩子的成长上

想着，想着，她接连一把把使劲地搓洗衣裳

肥皂的泡沫嬉戏地跳到她丰满的胸脯上

她昂然地抬起了头

一心一意地搓洗着粗蓝白布衣裳——

为的是明天

明天要给男人穿上贴身的干净衣裳

她一股脑儿地把眼睛

看在抗日战争的前途上

哦，太阳照在她的头顶上

她的心里豁然亮堂堂

在明天欢送出征的人群中

还要叫人们看出她一脸亮丽的阳光……

1941年9月，重庆
(重庆《新华日报》)

航行在洞庭湖

我们的船

隐蔽在纵横交错的绿竹的枝叶下
连黑色的大烟囱也戴上了碧绿的冠冕
我们的船
那伪装得犹如一丛灌木林的小火轮
行驶在密织着雨柱的洞庭湖心

雨哟

唐突而嘻戏地
走打在广茫的湖水上
雨的长足踢打着平滑的湖面
有如无数根棍棒频频地敲击着金属……

……我们众多的兵士

不是乘坐在那用伪装掩护的轮船上的
那上面全是长官和去长沙发国难财的商人
而挤挤密密装载着我们成千的大兵的
是四只笨重的白木船
它们都拖拉在小火轮的尾巴上

厌烦的雨啊
好比簾织的门帘一样
阻碍了我们的眼睛
不能让我们饱看一顿
我们从来未见过的这么宽广的大湖
我们是出生在山角落里的
面对着望不到边际的湖
这水面连接着天边的湖呀
我们感到满腹奇异
记得，小时候
老祖母曾向我们
讲述过多少遍洞庭湖的神奇传说
啊，洞庭湖，多么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名字

厌烦的雨啊
不能让我们敞开脏污了的军衣
来掐死那吸吮着我们血液的跳蚤和虱子
我们不曾停歇地赶了多少路程哩——
把川省境内的不提，单说
从三斗坪到津市
就是大几百里

厌烦的雨啊
湿透了我们的灰布军衣
我们全体士兵
都是戴着斗笠蹲在没有顶篷的船板上的

你看，那从斗笠边缘滚落的雨水呀
把我们的背心和屁股淋湿透了——
一个个都象落汤鸡

雨哟，你不要纠缠我们淅淅沥沥
从出川到两湖，一路上
我们有着流不完的眼泪
不信你看：
今天又是重复昨天的悲剧——
大清早，一床床芦席裹着一具具尸体
一撒手，平平淡淡地丢下了洞庭湖底
没有谁敢哭泣
甚至不能发出半声叹息
唉！山水重重赴戎机
谁知道，竟是
憋着一肚子怨气
吞满一肚子血泪
明天啦
明天还要开往前方进入战地……

1942年，长沙

（桂林《诗创作》）

后记：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一些军官把壮丁不当人看待，致使不少士兵倒毙于征途之中——抛尸洞庭湖，葬身鱼腹中。

请月亮广播

——在月夜，鄂西一座荒僻的小城
遭到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

月亮，
你今夜
高挂在
中国的长空
睁大了眼睛
看呀——
那涂有“红色膏药”标志的鹭鸟，
嗥叫着扑向这座荒僻的小城
在倾泻着杀人的钢铁与火药……
这凶讯，你得转告一声——
向祖国前线的战士
向每个角落的兄弟姐妹们，
说这里的骨肉同胞，一眨眼
又被空中窜来的仇敌夺走了宝贵的生命！